大明寶訓

廿三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3702
冊數 30（23）
函號 45 12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大明世宗肅皇帝寶訓卷之三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治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錦詳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胤昌

聖孝三 養親

○正德十六年四月壬午

上辭

獻皇帝陵墓伏地慟哭左右扶而起從臣莫不感泣明日

發舊邸

上不忍遽離

母聖嗚咽者久之乃行癸卯
上至京師登極之三日諭閣臣曰朕入繼大統雖未敢顧
私恩然
母妃遠在藩府朕心實切戀慕其即遣使奉箋備
母后服御駕儀往迎箋曰欽承
聖母慈壽皇太后誥諭
皇兄武宗皇帝遺詔嗣位敬惟
母妃殿下遠在藩邸特奉箋迎請者伏以
大統既承義貴致專於所後至情攸繫恩當兼盡於本生
爰展孝懷肅伸至養恭惟
母妃殿下鍾祥茂族嬿美
先王性每篤於仁慈化素彰於儉約仰惟
聖德誕育眇躬屬緣倫序之宜入嗣基圖之重恭惟
九廟日理萬幾雖允慰乎衆心實仰成于
慈訓顧瞻左右念省問之音疎徒倚晨昏眷睽違之地遠
劬勞罔極慕戀彌深特遣近臣往迎舊邸共享昇平之
福永膺壽考之休十月壬午
聖母至京師礿禮官具儀請
聖母由東安門入
上不從乃親定其儀由大明門入是日
上候迎於午門內遂奉
聖母謁見

奉先殿
慈顔悦豫中外臣工莫不慶忭焉
○嘉靖七年二月戊午
上更定服制成諭閣臣曰朕今日因吉告于
皇祖
皇考服玄端冠服惟
兩宮未奏以其燕私之用不敢煩奏待有召見或因事朝
見隨具奏
知方朕食後
皇伯母

聖母
尊嫂皆遣内官賫賜朕彩色龍補叚帛傳諭云為賀皇帝
所製冠服朕稽首受訖即令侍臣往奏
兩宮曰蒙
訓及賜龍補等物即當具朕新僭造玄端服謁謝
皇伯母傳免
聖母亦傳免其
皇伯母以未起
聖母微冒風寒在煖閣内朕欲俱遵但
聖母以欠安正當拜問已謁
聖母畢而衷誠未盡欲仍擇吉奉書奏謝

恩未知可否卿等便議來如可待朕親撰奏書稿仍下卿
等看潤行
○嘉靖九年九月壬寅
上諭大學士張璁曰前日卿奏聞朕宮中奉宴
聖母毋執禮太過又謂嚴威嚴格非所以事親也昨朕奉
聖母遊宴畧去禮節
聖母甚喜况
慈訓往往亦及之
聖母曰吾安然處之但恐皇帝行禮過勞雖曰盡禮吾心
何安哉夫人子以順志承顏為善必使親心安而後可
卿之言朕其不勉之哉茲併以諭復卿知

○嘉靖十五年四月癸巳
上諭禮部曰朕恭進
郊壇廟寢所以上事
天地
祖宗今後思
太皇太后
皇太后二宮我
皇祖原未有制今曰清寧者乃青宮所居雖無其人可無
其所是非
母后所居也曰仁壽者乃統于乾清宮者非
母后之宮今朕擬將清寧宮存儲居之地後即半作

太皇太后宮一區仁壽宮故址併除釋殿之地作
皇太后宮一區以備
皇祖一代之制亦非妄舉已復諭禮部朕恭備
祖宗一代之制命建
慈慶宮為
太皇太后居
慈寧宮為
皇太后居令工有次第以
慈寧奉
聖母章聖皇太后以
慈慶奉
皇伯母昭聖皇太后一應供張悉取給內府如
祖宗例行著為令

○嘉靖十六年九月辛卯
上諭禮部
聖母病瘵慈體未豫朕涓十八日躬禱于
太廟分命大臣告
列聖羣廟二十日躬禱于
太社稷命臣告
帝社稷文華殿設壇躬禱于山川明神

○嘉靖十七年二月丙午
上諭輔臣曰朕惟臣子之於君親願壽為最親父母之謂

也令
聖母壽旦朕敢今夕中夜于
玄極寶殿設壇為
母祈禱于
上帝分命卿等禱于諸神壇茲先諭卿等三人及禮臣分
獻宜即滌除他慮一于對越亟令太常備物以俟
聖孝四慎終

○嘉靖十七年十二月乙巳
上以
獻皇后慈馭上賓卜吉於
天壽山之大峪擬作玄宮奉遷
獻皇帝梓宮合葬仍勑諭禮工部曰朕
皇考獻皇帝
顯陵在承天粤自
皇考升遐之日位處藩服朕在幼沖知識何有實多貽悔
矧山川淺薄風氣不蓄堂隧狹隘禮制未稱且越阻千
里寧免後艱每一興思惕然傷怛比三歲春秋展祀
山陵朕周覽川原于我
成祖長陵之西南得一支山名曰大峪林茂草蔚罔阜豐
衍列在
諸陵之次實為吉壤朕心愜焉茲欲啓迎
皇考梓宮遂祔於此爰以事體重大卜告于

皇祖高皇帝既得吉占謀之二三勳輔近臣咸賛曰允宜
茲特勅爾禮工二部便擇日與工預告聞于
祖宗列聖曁我
皇考及他事宜即各詳議具擬來聞其奉遷禮俟陵工告
成乃議又特諭禮部曰
聖母大行慈駕遐升卿等謂事莫重于
山陵此孝子第一大事誠不可緩其即分遣重臣于
天壽山大峪處建造
顯陵亟擇日恭聞于
祖宗列聖啓事與工一面南奉
皇考梓宮來山合塟庶慰朕

二親之靈以伸朕以禮終事之情其會同皇親內閣六卿
共議來聞于是武定侯郭勛大學士夏言等皆以為宜
咸賛成之
上已遣使往承天告于
陵廟尋諭輔臣曰遷
陵一事朕復思一夜中心甚懼夫三年之喪上下一道故
曰雖天子必有父所以無别只此一大道理爾後世日
繁萬幾之務易月為日雖聖人復生朕度必不能復設
使亦爭于初必不終於古徒費虛名不若以實為順乃
為識理之真至於墓次於廟禮也且禮亦明著子為天
子諸侯父為大夫士則葬用死者之爵以安親為上不

敢強在王之寶列奉藏體魄将二旬歲忍啓露於風塵之間撼摇於途路之遠朕心既不安寧我
聖母又不寧大也茲決以禮之正情之安奉
慈宮南詣合葬穴中不必粉飾果有未盡即彼處置朕須
躬至
顯陵親臨調度此恐與北來為孝之大卿即將此諭播之
羣臣禮官會議謂大峪為近且便歲時展謁
上曰茲所言只重在人情私俗不思四海非王土歟即如
我
皇祖孝陵之在南京今歲時展謁得親否乎又我
成祖豈不容慕
皇祖耶卿等執前議朕心終不安爾乃追還遣使議[illegible]

○辛亥
上縗服御西角門文武百官行奉慰禮初
上在喪哀戚殊甚百官以奉慰請
上曰朕正當守奉
几筵未忍一刻離次但以卿等言勉從之

○甲寅禮部言帝王之孝與凡庶不同請
皇上釋縗服易素翼善冠布袍腰經二十七日而除還宮
調攝不必復處喪次
上曰人子之情不忍抑損顧朕昨者因疾未愈遽遭母喪
連日乍作乍愈又内以風熱病目必須調攝且

聖母愛子之心異常朕當思順從卿等所請
〇乙丑禮部言十二月三十日
大行皇太后服制二十七日已滿恭擬正旦日
上拜
天受朝及先期一日俱宜青服孟春時享
宗廟自前三日奏齋始
皇上具青衣臣下同之後遇祭享以此為例餘日仍如
孝貞皇太后喪禮例行
上位乃素翼善冠布袍腰經御西角門不鳴鍾鼓百官具
素服烏紗帽黑角帶侍朝候
梓宮入

山陵奏請變服
上覽疏諭內閣曰部疏所擬未免循故事未見損益何如
禮曰三年之喪賢者勿過不肖者務所不勉若拘此紙
上法度自後世君人者皆罪人也有但景帝一人耳朕
氣質微弱志念實不副每有志於自勵力不克然時亦
不同也今既曰以日易月無有不錄無有不見非虛文
也是實行也更不必小惠報父母姑息以事親直使實
為之廢不傍牽蔓引而聖人可作儀乎雖
山陵之未就而實不是古人未塟之時百事皆輟之美吉
典亦行
郊社在上又不敢廢封建征伐賞刑諸事命出一人夾無

盧曰謂之居喪吾不信也便當如制定服後皆不必遷
就遇
郊有事宜吉服作樂況父在柩子嗣位率用全吉何事
天反云爾耶此尊尊也
廟有事着淺色服不作樂此親親也居他處服黑布至喪
次仍素色直侯奉引安
陵仍用始服之服以終之庶為情實卿等即抄明白付宗
伯翰林禮科各議來行否即曰否於是禮部覆言
皇上析禮精微可為萬世法請通行內外一體遵奉
○嘉靖十八年正月辛未
上諭輔臣曰朕昨居喪理疾閱禮記檀弓等篇其所著禮
儀制度俱不歸一又不載天子全儀雖曰三年之喪通
乎上下而今昔亦自有大不同者朕數有意在是第以
皇祖所定未有全文每遇
帝后之喪亦未免因仍為禮至於冠裳衰絰所司之製亦
各不一卿等試與禮官考定之自初喪至除服冠裳絰
重之制具為儀節俾歸至當於是禮部議喪服諸制奏
之
上令更加考訂畫圖註釋並祭葬全儀編緝成書備覽
○丙申勅諭禮部朕惟孝子之事親送終為大矧
陵寢所在體魄攸居必求允臧庶
親安而人子之心亦安且盡矣

皇考顯陵音者建造狹猛雖嘗增脩猶多未稱玆朕恭詣
陵下與諸左右大臣周閱山川更卜吉兆重建玄宮以妥
皇考
皇妣神靈於無窮以昌厥後永綿禨祚于百世朕親擇於
二月十五日子時發京
○二月乙卯
聖駕發京師居守大臣及文武羣臣送
駕于宣武門外
上思慕
獻皇后乃制述懷之詩曰昨歲深冬候朕偶觸寒傷卧病
旬日間

母疾正思量何時安已越三載長忽於一夕中慈命兒來
望叶我望此一見念汝體未康今我度莫起訣馬隔存
亡朕病未盡除聞命神魂揚果不見
慈安遽罹此凶殃心肝濡苦痛摧裂并肺腸急召二三臣
嚴體衆情甚惶惶再命送
大事須賛襄初勑迎
慈躬此心復忙忙必欲親審視庶幾萬世昌萬世獲昌利
是慰
二親方乃嚴諭臣民知我非漫行叶奏告
天與
祖旁祈

神祇匡吉旦乙卯二月十六日肅駕楚南張神京北顧處
仰賴有
穹蒼勿謂儲闈弱
天賜必元良此心不必憂但願守者藏又春分祭大明道
中賦詩曰已亥春仲念三辰典禮循周祀首神預降壘
書囑太子簡攝命使必勳親壇壝維有臣鄰助
几殿寧無戀
母心長途幾邇觸悲思信道傷懷父子眞又渡河賦詩曰
遙出神京千里餘道經河瀆駕六魚昔年綠服承
先詔今日黃袍撫四輿
〇三月己卯

駕駐舊邸十六日大享
上帝于
隆慶殿奉
皇考配
上親製祭告
皇天上帝文曰臣昨於仲春之既望出京今月之十又一
日已至此舊藩之承天府仰戴洪造庇覆微躬道踰二
千里之餘有若一日師徒從邁萬數之衆事為
二親慶茲孝念庸伸幸感
帝慈加佑仰承鑒賜俯竭謝忱謹奉
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

獻皇帝恭侑臣下情曷勝祇忭之至又製享帝樂章迎帝
神中和之曲仰高高之在上兮皇穹冒九圍之徧覆兮
罔止西東而王者出往遊衍兮必奉天顧愚臣之出行
兮亶荷恲懞奠玉帛初獻壽和之曲於昭帝庥兮臣感
恩淵淵巡省舊藩之地兮寔止承天下情思報兮此心
拳拳瓊卮蒼幣兮捧叩壇前亞獻敷和之曲樂奏兮三
成觴舉兮再呈帝鑒凡微兮日誠爾小臣頓首兮敢不
嚴于此誠終獻承和之曲臣來茲土本之思親思親伊
何曷厥嗣人嗣人克昌匪戴帝之臨汝夫何因徹饌永
和之曲肅其具兮祀禮行備彼儀兮樂舞張退省進止
兮臣疎且狂沐含以仁兮何以量送帝神感和之曲王

之狩之兮典有禋望於維柴祀兮首重上蒼臣情罔已
兮夙夜遑遑祇伸愚悃兮允賴恩光遥瞻兮六龍騰翔
帝垂祉兮萬世昌

○辛巳

上謁
顯陵閱純德山喜而自得賦詩曰南幸湖襄地
陵寢切衷腸周視
親園內迴旋四五周茂茂鋪茵厚森森列障長龍高生意
廣虎伏世傳昌抱懷羅玉砌繚繞布金墻黝寘土色壯
允矣稱玄鄉拔聳戒夷險平坦免蹉防鎮靜資山祇尊
妥奉

先皇自是神靈悅懌致朕心量為此自得吟庶幾永不忘
又製再閱
顯陵小歌茂茂兮純德山葱葱兮王氣接雲霄卜兆允兹
吉且豐屢視愼秋毫恭惟
皇隧既孔安伊何必復嘈嘈祗有思
親獨苦心幾番血淚灑黃袍
○戊子以大享禮成
上御龍飛殿受羣臣賀頒詔天下曰朕聞聖人之治天下
也率皆以孝為先蓋所以教民作範焉弗孝何以上人
乎朕以菲才叨承
天眷君兹黔首主御華夷所事者人極重焉故首正父子
天倫之正復崇
孝廟當有之宗遷者積慈宷深累于
慈聖
鑾輿遐邁哀徒催五內之傷
鳳寢再圖禮厥宜
二親之共匪自經營何慰夙夜乃於今年仲春之十有一
日奏告于
天地
宗廟
社稷偏達於百靈衆秩於十有六日
駕徂荆楚之舊藩躬視承天之

嚴寢越二十有五日
駐蹕龍飛内之卿雲宮齋潔肅誠定禮備樂有五日元吉
祇奏告之祀于
皇天奉
皇考睿宗獻皇帝上配報生恩而拜謁
顯陵答
神功而躬祭
社稷以及道經之望偏兼舉諸王羣職迎覲獻誠雖未如
四狩之巡亦以見省方之意且朕何人敢克舜似秪欲
伸送終之道以求夫永世之安庶幾教天下也今
玄寢之制置既詳
親體之尊安攸定但念本根所在百姓繫懷勞擾久時民
艱當軫承天府自明年為始特免田租三歲湖廣地方
亦免明年田租五分之二直隷河南二處亦與免明年
田租三分之一用見朕懷恤之意期以今月二十三日
還京於戲慎終思永立愛敬以式臣民經始求臧建中
業以遺孫子尚賴忠賢匡於至治詔爾華夏宜悉知之
上駐蹕
顯陵召承天父老子弟百餘人命禮官宣諭曰說與故里
的衆百姓每我
父母昔在
孝宗皇帝時封國在這里我

父母積許大的德行生我承受
天位今日我為
父母來到這里你每也有昔年的舊老也有與我同後生
者今日一相見但只是我全沒德行
父母都上天去了這苦情你每也見麼我今事此回京說
與你每幾句言語各要為子的盡孝道為父的教訓子
孫長者撫那幼的幼的敬那長的勤生理作好人依我
此言語况我也不能深文這等與你每說以便那不知
文理之人教他便省的你每可記着

○壬辰

駕發承天府回京製思恩賦其詞曰哀哉去年冬之季兮
月之四辰恨咎戾之積已兮喪我
慈親空摧裂兮肝腸何由再懽慰兮
慈孝之真首
園寢之是圖兮克艱克慎必臨視而祥畫兮須吾身越新
春之仲月兮吉日乃行次建辰之十有一日兮抵昔都
之
純山岡視之再之三兮閟王氣而輝光惟斯寿域兮我謂
厥藏痛哉拜下兮儼
嚴父而皇皇祇聲容之去耳目兮惟心聲心容則未忘驚
歲月之如流兮遠違
考御廿十秋春條背養于

妣闈兮浹百日而復一旬十四日已百日痛遐思兮心神
顛沛詩曰心神顛沛遐思
二親追報未伸痛生我身
親生我身百苦百艱萬慮一頻望我成人今我成人永感
無垠哀哉作賦以語大臣冀體我言諄匡我嗣人以仁
○癸巳
駕渡漢江賦詩二首其一 舊邸承天適漢江浪花波葉泛
祥光溶浮滉瀁青銅湛喜有川靈衛故鄉其二
陵國南來三月初
雙親欲奠孝躬舒訖事出封凝目處臨郢迥遠漢江渡流
波若葉千疊茂滾浪如花萬里疏誰道郢湘非盛地故

勳玄德自天予寓栢鄉縣定
陵次規制有感三首其一回次長途寓栢鄉徘徊南北觸
衷腸秪求萬世緜延計不是區區目下狂其二幾回思
慮幾回腸北寢南園重度量欲得
二親安妥處分合今古未低昂其三粵自炎羲建極張五
倫之內重三綱父子主恩慈孝止君臣惟義敬仁常歲
百偕年夫婦正從一順命化風良此理原教嚴世道同
穴禮丕否有虞皇
○五月壬午
上以
慈孝獻皇后梓宮將發諭翊國公郭勛大學士夏言曰朕

積咎深重累及
二親俱不獲再侍膝下已矣玆者
慈宮南祔
兩聖同觀棄朕孤哀欲追侍于左右未可也
靈駕將發特命卿二首臣恭送陛舟視進發乃還卿其加
意督視務各整飭仍面示朕諭于奠獻諸臣俾各敬慎
少慰朕懷焉及期
上親祭告
皇考廟曰子往復相度新舊吉壤惟我
皇考顯陵山靈地秀莫之與京已命所司更造
玄寢擇於十七日仍恭舉

皇妣慈孝貞順仁敬誠一安天誕聖獻皇后梓宮南祔
聖居謹此申告伏惟我
考原鑒特佑長途安利恊于吉蠲以慰愚孝永遺子孫千
萬年無窮之慶子不勝懇祈瀆擾罪恐之至禮畢還告
獻皇后
几筵曰子昨自南還已具
聞二地奉
親于膝下矣玆返復視度永思昔訓有必奉我南祔之諄
謹用恪遵擬卜十七日恭引
梓宮進發往詣
皇考顯陵並安至閏七月之二十五日良亟慶闓

新寢瀆我
尊慈豈勝罪畏子躬守
郊社肅奉
宗祊敬命親臣之長者代送
親輿毋發有期哀發何已惟望
慈聖安鑒孝思嗚呼痛切五心拜辭永訣哀哉
○閏七月辛酉以
慈孝獻皇后山陵禮成舉慰神之祭于
永孝殿
后妃與事
上曰以此盡子婦之情也

○八月辛未廷臣以
神主升祔
廟享大禮告成上言奉慰
上曰朕沖昧稔愆累及
父母並昇帝古今者送終禮畢孤惟永慕轉覺不堪卿等
陳慰具悉忠愛但人子之情未盡者莫如朕甚奉天勤
民恐益睞退卿等左右丞弼日加忠藎以匡之
○己卯製中秋思
母歌曰己亥月八日十五佳辰郤道秋光午臨夕上愴
然悲把餅咽下心痛苦心何痛苦兮無柰何無柰何兮
今日不見

毋
毋兮
毋兮不見顧子兮永罪忤偓月管兮不成歌歌不成兮竝
欲雨況值今辰天色凄凄惶似軫吾心與仰我
天兮軫此心太淸境上賜
毋語
帝曰悲哉爾小子幽明長隔莫返歸兮既返歸兮既返歸
返己陟吾太淸但念聲容杳不通此容此聲兮通未否
抑有面會兮及耳聆祗以未足天下養是故子情罔獲
終緣值淸秋痛思
毋聊寫衷腸書肺腑若較語句不成文此非知我痛思

親況無近旬偶少和但欲告語同情人
○嘉靖十九年正月戊申上元節
上建醮于宮中追薦
二親因賦詩曰正月初一兒感夢春正十五掛
親容朝瞻夕視不聞聲吁呼何再一聆音又上元修斉醮
良霄列彩燈悠悠孝莫伸高厚擬
親恩
遵成憲
○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壬辰戶部尚書孫交請經筵日講
令講官講
皇明祖訓仍取一本命內閣圈點句讀旁貼字義寘之便

殿朝夕省覽
上曰
祖訓一書我皇明家法萬世所當遵守內閣見有眞解陸
續進呈覽奏具見忠愛朕當一一講明施行
○嘉靖八年三月壬戌
上諭內閣朕昨觀太明會典
太祖所製冠服遂至冠禮有成化十四年謁謝奉先
奉慈殿之文夫
奉慈殿乃成化二十三年
孝伯考即位始建而云十四年謁謝何也大學士楊一靖
等對言會典所載乃
孝宗皇帝在東宮時冠禮當時
奉慈殿未建良屬謬誤然臣等嘗閱會典其誤蓋不止比
請令諸司纂集近來條例送翰林院重訂仍乞賜勅命
官開館纂修以成盛典
上從之乃降勅曰朕恭承
天命入繼
祖宗大統君臨天下凡致治保邦之道遠稽古典近守
祖宗成法夙夜祗慎罔敢違越仰惟我
皇伯考孝宗皇帝命儒臣纂修大明會典一書我
聖祖
神宗累朝以來創業垂統守成致治凡官職制度事物名

數儀文等宏綱衆目本末備書因時修改損益具載大要以
祖宗舊制為主節年事例附書于後我
皇兄武宗皇帝又命儒臣再加參校重進然後刋印頒行朕萬幾之暇時取展閱或因裁决政務檢尋事始每見其間紀載失真文辭牴牾者比比有之朕惟此一代通典百司之所遵行後世以之為據豈宜有此錯誤彼時纂修者既於精詳總裁者又不能訂正均難辭責然亦因舉行稍遲
先朝之事故老凋喪案卷磨滅典籍無考致有前失及今修改猶或可及不然歲復一歲逾遠逾忘終難考訂且

自弘治十五年纂脩之後至今二十有八年典禮之因革事例之增損又復煩多恐數十年之後卷册浩穰脩貫繁瑣失眞之獘又或如前已納卿等之言先令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各委屬官將所載各司事例再行檢查校勘若有差錯備細貼註明白送史館改正仍將弘治十五年以後至嘉靖七年續定事例照前例查出纂集校勘停當寫成上進續修附入今特命卿等擇日開館仍催促各該衙門責限完進卿等分俵各館舍官纂修其體例一遵舊典不必立異更張但要正其差訛補其脫漏其修書後二十八年之事務要悉心考究凡損益同異具事繫年條分類列通前萃為一

書以成一代完典使天下臣民知所趨向同歸皇壼卿
等其督率各官供職勤事所貴文質得中事理兼備失
之前者得正之於後行諸後者可質之於今斯副朕法
祖圖治之意毋或承訛就簡以蹈前愆又或玩時愒日以
招後議皆非朕所望焉其總裁副總裁纂修等官職名
并合行事宜陸續開具來聞
○十月癸亥
上親製文華大訓刋帙序文華大訓者我
皇祖考憲宗純皇帝所製以授我
皇伯考孝宗敬皇帝也我
皇伯考方在青宮有

宗社之寄焉我
皇祖考乃為製此一書預教之惟我
皇伯考果克踐是盡而無遺眞有以不負我
皇祖之意之望焉朕近取而恭覽之乃見帝王進學務學
講學之序敬
天畏
天之誠與夫法
祖孝
親隆師親友睦親慈幼正心修身齊家治國親賢遠奸仁
民愛物以至於觀人用人之道用財節財之宜罔不該
備下及保萬民馭夷狄纖悉無遺足為永世子孫之所

遵守而敬用之者也嗚呼
皇祖之用心也至矣
垂訓親切
教指精密昭然煥然其可不守而行之但斯訓未嘗刻布
恐毋以廣示中外特茲命工刻諸良梓須布流傳庶幾
見我
皇祖考垂教作範之意以及我
皇伯考體用遵守之學下逮朕所以奉揚休烈孝念之誠
亦或於是可見矣
○十二月癸酉
上追和
宣宗述祖德詩九首仍為序曰述
祖德詩者乃我
皇高祖考宣宗章皇帝之製也以我
仁祖之篤生我
太祖高皇帝膺
皇天眷求眞主之時作中華之大君撫綏四國奄有萬邦
聖德神功文謨武烈昭然煥然偉歟盛哉曁以我
太宗文皇帝之再定家邦
仁宗昭皇帝之撫守盈成為言蓋于以光顯
祖宗垂示子孫俾念念在茲保隆
宗社于億萬年之永耳朕以宗藩入承大位為

皇高祖考之玄孫因覩聖作不自為僭妄依韻欽和亦以
彰我
皇高祖考之意以贊其示後之功云耳詩曰
皇天鑒下土昭昭甚威赫胡元竊寶位紊華用夷狄
帝心厭其亂眷求丕善積
淳皇僃聖德
太祖出開闢 其一 洪惟我
高皇聖神文武德應眷作元后欽明溫恭塞創建循天道
肇基寶稼穡政惟用純王萬方被恩澤 其二 時維元氏
秋生民罔安遑政事弗克舉奚辨黑與白
皇天惡其為大命眞人錫於昭我
太祖首乃修人紀 其三 生民弗知道蓋由法分析綱常既
湮沒民怨其毒螫於惟我
烈祖拯民焚與溺徯后急東南怨征切西北 其四 茫茫宇
宙閒塵污皆洗滌上而三光明下而五典飭於皇我
聖祖式邁湯武績善者安其生頑惡亦止息 其五 於顯我
文皇削姦安宗祏內難既平定功烈乃赫奕旁求俊彥才
遂與共天職四海益丕寧慕德來重譯 其六 於惟我
仁宗民隱尤恤惻恭己先修身作範詔萬國繼述既懋勤
守成愈祗惕皇極建其中王道弘正直 其七 粤稽本與
源實由
祖啓迪流慶深且遠天潢遂盛蓋

祖功而宗德衍緒無疆曆作商本成湯周家實后稷 其八
於穆我
章皇尤每重天勑一德罔有闇
四聖同軌式修政匪懈勤懋德弗倦力玄孫稽首𥘵贊
聖垂罔斁 其九 又述
祖宗德繼作五首序曰近因恭覩我
皇高祖考所製恭述
祖德詩已僣為恭和但我
皇曾祖考之後
四聖未有所頌未稱追慕茲復為詩五章以寓稱述之情
云詩曰惟我

皇曾祖嗣極御六龍時當亨泰運家國昌而豐五倫修已
典四海皆貞中允繼
五聖烈車書萬國同 一 惟我
祖純皇踐祚居紫宸勤政昭大德愛民敷至仁鑑戒存史
冊綱目乃修陳用作百世範治化維成新 二 惟我
皇伯考
聰明亶元良道泰躋熙皡政治皆純王通鑑輯纂要會典
述
憲章仁澤覃四海令民猶想望 三 惟我
兄毅皇
天資實英明居安弗忘危昊克持其盈外討宗藩逆內滅

肘惡萌
威健赫然盛顯矣守其成 四 恭惟
四聖德裕後而光前巍乎其功業煥乎而朗宣
皇天垂眷佑
九聖德合
天嗣孫恭作紀用以示萬年 五
○嘉靖九年六月庚午刻
大明集禮成
上親製序曰大明集禮一書我
皇祖高皇帝之所製也所謂吉凶軍賓嘉五禮也吉禮者
首之以示典以及朝會等類凶禮也喪葬之類軍也賓
也嘉也各寓以我事朝聘婚姻等類莫不詳備允為萬
世之法程子孫之所世守而遵行推衍之也昨歲禮部
請刋布中外俾人有所知見乃命内閣發秘藏令其刋
布茲以訖工遂使廣行宣傳以彰我
皇祖一代之制朕素不知禮又兼無學因以刋布之意而
述之于首是為序
○嘉靖十三年七月丁丑
上諭閣臣
祖宗神御像寶訓實錄宜有尊崇之所訓錄宜再以堅楮
書一總作石匱藏之乃命建造
神御閣地于南内

上親臨定命制如南郊齋宮內外用磚石團甃閣上置御
容閣下藏訓錄又以石匱夏月發潤改製銅匣其重書
訓錄書帙大小依通鑑綱目式不拘每月一冊舊製第
取厚薄適勻異日收藏每朝自為一櫃

○嘉靖四十二年八月乙丑初
文皇帝命儒臣彙粹秘閣書籍分韻類載以便檢考供事
編輯者三十餘人為卷凡三萬有奇名曰永樂大典書
成貯之文樓其帙甚鉅
上初年好古禮文之事時取探討殊寶愛之自後凡有疑
郤悉韻索覽凡案間每有一二帙在焉及三殿災
上聞變即命左右趣登文樓出大典甲夜中諭凡三四傳
是書遂得不燬
上意欲重錄一部貯之他所以備不虞每為閣臣言之至
是諭大學士徐階曰朕計重錄永樂大典兩處收藏茲
秋涼可處理乃選各色善楷書人就史館分錄而命階
等校督之

重陵寢

○嘉靖六年十月丙辰百戶隨全錄事錢子勳各上疏請
遷
顯陵
上再下廷臣集議尚書席書等因以為不可已有旨報罷
至是閒住御史虞守隨復申前請撰

皇陵正議數千言以進
上諭大學士張璁曰守隨奏進
皇陵正議蓋此舉非常前已下廷臣及內閣兩議皆云不
可彼意蓋恐
帝后各處乃朕失孝是亦忠意而朕所未信者恐一有差
虞其為孝也不孝也夫古者君去國遷廟主而行主者
陽也先人之精魂故謂之
神主墓者藏先人之體魄乃陰也是為幽宮地道尚静体
魄貴安豈宜輕舉我
皇考葬已八年一旦妄動豈勝震恐若於萬年之後奉護
慈宮以祔

陵室何不善也卿與蕚密議何者為嘉擇而行之璁言
聖慈萬歲之後當祔
顯陵
上稱善無何錦衣衛百户張得錦復上疏請遷陵
上諭輔臣曰朕覽張得錦所言雖是愛國之意但其意甚
重前次多官已議二遍進言者不下六七人但朕未能
中斷今與卿等定可如何行朕所論之我
皇考陵寢遠在數千里之外豈無南望之哀但闕廟者安
先人之精神也陵者藏祖考之體魄也今
世廟既成祭祀有
主不但止於

陵前為可朕亦嘗面承
聖母訓告曰汝何不啓請汝
皇考靈駕來京勿他日吾異此地朕惶懼無知乃謹對曰
此舉關係不輕子不敢便承命須待與大臣議伏請
慈尊安心勿慮是以每每未决朕意實以不動為當今欲
啓奉來京非為不可其於
皇考聖靈豈不震恐又
梓宮近体得無露乎至於我
聖母之意惟恐幼子失孝故往往垂諭朕安敢棄而遠哉
但日𨳝亦有一等小人胡言是非加以怨懟曰我輩於
此置立莊舍他日又隨南北非朝廷不孝誰乎致以上

傾
慈聽以為懷憂夫為人子者豈得不立孝功以名後世而
此事與孝政無干為子者於親則順志承顏冬温夏凊
或親年老所行有差則容容進諫不違悖不秉危履險
以愛身至於親亡則守禮盡哀一如經制三年不改親
之善行繼述遺志奉紀綿綿此所謂之子孝也又我
聖祖高皇帝初欲遷奉
仁祖之陵旋亦止之
太宗文皇帝遷都北京亦未遷奉
孝陵此
祖宗之盛典當取法之或曰當

二祖之時
雙親俱以上賓謂朕今時不當同也以
聖母在養可不早計夫朕雖無知豈敢忽畧寔於晝食夜
寐之間罔不轉加籌慮深恐動之不吉一或有虞其過
在何亦或於後千百年間奉還寶駕同祔
陵室未爲不可所謂秉亟即事也今也
世廟已成大典已輯而朕之孝有未盡者嗣也當大婚六
年將逾儲嗣未立實朕咎深德薄所致也亦或后之不
德朕當自用省責特與卿等計或可就諮於議禮諸臣
或下禮部議卿等可用心議詳以求停當以裨朕愆浮
錦本批該衙門知道

○十一月庚子
上諭輔臣張璁曰今日朕朝
聖母垂泣諭遷
陵一事且有訓曰他日是必以吾南隨之可也除朕以前
奏外欲將後日之計作以文書藏之世廟以示前年奏
歸之意今密預旨卿計可否璁對此乃當諱之事不宜
預言
上復諭曰昨得卿回奏
顯陵重事但昨朕面奉
聖母訓曰五六年間只想皇帝啓請
先帝梓宮來京不想今日重加修造已定不易之理但後

日將吾以南遂泣下朕惶惧從容奏勸曰子不能奉順
親意其罪實不可逃但
皇考安塟已八年矣一旦輕舉恐驚靈駕子初命禮官詳
議亦未及此近來嘗下百官議子又與內閣并建禮大
臣亦將
聖母此意言之皆云可遷者已請為之陵與廟不同子雖
沖愚彼諸臣者皆忠正為國之輩豈是其一而非其二
也伏請
慈親安心愛養尊体以享福壽此等之事甚非
聖母之憂子不勝待罪
聖母復慰諭朕曰皇帝何只這等說吾豈不知皇帝之心

其
先帝奉遷之事委寔重大亦擾百姓但只他日是必將吾
隨之
先帝南歸如是吾則無憂也朕復奏曰子豈敢不記之於
中心
聖母既如此子當與大臣圖之此等事非
聖母之慮尤非子所宜言也但慈訓及之敢不奉對惟
聖母尊察朕因如此重事故昨語卿此言似輕易發之其
實不得已也朕說識於
世廟又恐那時朕不在也故告卿欲卿記之朕入問於卿
果他日之當要如朕所許親言也卿其意作何為正可

咨言之以使朕盡心與力於孝耳聰言今日
聖母福德方升誠不宜務及後事若以
慈心尚未釋然姑俟
顯陵工完
皇上可代
聖母親告
世廟期以萬歲之後同居于陵則幽明之情兩無所憾矣
上嘉納之
○嘉靖八年二月乙未大學士楊一清以
悼靈皇后安塟請恭詣
陵寢題

主因得展謁
憲
孝
武三陵少舒平生攀思追慕之懷
上報曰卿請欲命去題朕逝后主因而得謁
三陵足見追戴之至朕惟我
祖宗朝凡清明躬率羣臣謁
陵展拜後因而遂命官行禮朕以藩服入承
宗祀其時當謁見
諸陵柰無為我計者久欲言之恐非知者言擾今因卿言
特以語之顯主事因重而各項來煩卿卿之首臣況在

高年所不欲勞遣者朕心未安也如卿必欲去恐不免
於勞夫前日更題
皇祖妣
皇考神主則用璁鑾今用首臣恐弗宜後如別有事卿往
則無不可卿其自思一清謝弗及因言
聖駕謁
陵係仁人孝子追遠至情容臣查例待來春舉行
上報曰昨卿以朕言及謁
陵一事為可朕常覽
宣廟實錄內載清明謁
陵及季秋巡邊以為常年之例其失記其年清明每常奉
皇后謁
二陵一次故敢言之後至我
皇祖考成化以後止而不行皆命親王勳臣代為行禮卿
云待來春行之今且備查停當議定儀注朕又惟天子
奉
郊廟主百神今山川百神之祀皆是命官行禮及歷代帝
王者夫敬
天禮神國家所先者至於歷代帝皇乃先聖君長繼為人
君者惟當追念
祖宗之德似不必遠慕而責名也然亦不可不盡之我
皇明祖訓有云皆天子親祀今已不及矣其歷代帝王廟

京師固無而山川壇則有也此等事議難說其致災之
由於此不無耳卿其復思之一清言
宣廟時曾謁
陵一次途間勸農卹民之事居多巡邊雖有舊例非今日
所當行
母后中宮亦不宜往其應祀神祇除
郊廟外惟
社稷當親祀餘則可遣官代祀
上復報曰卿昨備查我
宣宗實錄內謁
二陵事宜来聞夫我

高祖考時正當海內平康黎民安福故一切舉事無所擾
者今方災变之時民不聊生惟當務所以安民之計可
也豈復敢擾以事乎但朕所欲一展拜
諸陵以伸追感之情耳今歲不及且暫已俟来歲議行至
於我
高皇祖考奉
母后謁
諸陵者乃言而及之豈可援為今日之行哉假如我
皇考陵寢在京或可倣行此未可必欲行也至於巡邊一
事所以振揚武事而今時亦未可也比時北虜始征定
故我

祖宗不時而巡今無事之時何為而舉亦非宜也卿所擬
甚合朕心又祭祀一事朕亦知矣
○嘉靖十五年三月庚午先是
上諭禮部尚書夏言曰朕去歲已與卿擬定待
廟工告成方舉謁
陵之典然朕惟因小就大即議
山陵之建一面做他工辦物料及至
廟工之完正接而興造之庶不虛曠人力其會勛時昂臣
瓚庭掃五臣計聞言等覆奏
山陵重事必須精擇請先命文武大臣率欽天監官審恭
停妥具圖還奏
皇上方行謁
陵之禮親自閱視
聖心允當然後擇日興工
上復諭曰卿等所議雖便未免少禮若因造山陵而即日謁
陵恐非敬
祖宗之意也今不可緩誤歲時不必較朕意以為先一意
舉謁拜之典而復遣大臣相地還奏方朕親往視之來
歲之後或清明或霜降間修拜謁之祀以盡時思此非
他餘務比必當行之事又如山西
宣廟后
景皇帝亦當一拜之言等因奏伏豪

聖諭仰見
皇上尊
祖敬
宗之誠請即於夏孟上旬展謁
上乃降諭曰朕以菲弱之人上戴
皇天隆眷嗣續
祖宗大寶仰
列聖陵寢禮當躬謁
皇祖
皇考道所不及各命官奉朕孝意其祭告
天壽山幷

七陵朕躬叩首西山
皇高祖妣恭讓章皇后
皇曾叔祖
景皇帝陵所亦展拜一次庶慰朕追感之情尋於文華殿
諭言曰謁
陵之禮必一同
聖母行令可即二十一日駕發到陵休一日二十四二十
五二日行謁告禮二十六日又休一日次日往西山拜
二寢隨侍行禮還京后妃宮眷俱當從其亟擬儀注以聞
◎四月辛亥
上親詣

長陵
獻陵
景陵閱視語從臣郭鄖等曰
景陵規制獨小又多損壞其於我
宣宗皇帝功德之大殊為弗稱當重建宮殿增崇基構以
隆追報及謁
陵還御行宮又召武定侯郭勛大學士李時等諭之曰
七陵多有損壞當并工修飭長陵神道宜用石甃其石像
等項宜各護以石臺勛等請傳示禮部議舉行之已復
諭礼部臣曰
陵預建已定但朕恐德澤不曾霑民遽自圖以重勞民

力又未知將來議論何如朕心實媿惧今可勅問臣民
許我否乃降勅禮部曰朕欲法
皇祖故事預建
陵基比故大臣已諾但恐衆有未與者可行可止爾部官
以及圖之耆民可一一言之亦不必人各一疏但出同
議者共之於是府部等衙門京山侯崔元宣城伯衛錞
侍郎郭韜等及百官并耆民高輔等俱疏言當建禮部
覆聞
上曰既臣民合詞所宜從之不必擇日修理陵殿并預建
陵基俱即以二十二日興工朕當親告
皇祖太宗遣告

六聖及
天壽山后土司工諸神總督等官各賜之勅
○五月戊辰
上謁
陵還召見輔臣李時尚書夏言於行宮諭以壽宮規制宜
遜避
祖陵節省財力其享殿以磚石為之池中宮殿器物等舊
殿九重法宮為之工力甚鉅此皆虛文且空洞不實宜
一切蠲去不用
○嘉靖十七年十一月乙巳初
上閱
長陵碑欲更
成祖謚號命鋟木加碑上武定侯郭勛上疏以為宜盡礲
舊字更書之可以垂永久
上不悅曰朕不忍琢傷舊號顧不如爾心命禮部翰林院
議禮部覆勛言是非請遵奉
聖諭如式刊製擇吉奉安詔可
○嘉靖三十年六月辛巳禮部左侍郎程文德奉詔相睦
妃何氏塋城因言金山一帶壟地無餘宜與故妃包氏
陳氏同室且二妃之逝已奉
聖諭令同一地為墓又言
憲廟諸妃皆同處者且省民力一分仁言惻怛聞者感動

今壙域甚廣附造為便
上曰
祖宗成法當守王制亦當遵古世婦御妻數俱用九其自
今以九妃同墓共一享殿而中為七室所司如議奉行

聖學

○嘉靖五年三月戊戌
上製詠春詩命輔臣費宏賡和并彙為一帙題曰詠春同
德詩又親序其首其文曰朕惟人君受命于
天其責甚重苟以逸樂為務雖有庶職分治不無忝其天
子之位欲盡奉
天惠民之職必先務學以成其功志歆務實學必當師於
忠信學德大臣以輔導其德行或徒以虛事終不能如
乎經訓何以化民為治哉朕於朝政之餘勉為書史之
學披而閱之雖不達其旨趣畧有得於心強為作詠之
功寫而樂之雖不如其大意稍有習於體時丙戌春月
幾暇之後詠斯春之和賦忻逢
兩宮慈誕並值佳月假為詩章以稱朕意令告內閣師臣
費宏為朕調理上矣既而宏益竭忠誠謂其得旨而又
恭和朕志以進朕聞此將見
天心仁愛明教我君臣同務一德以成至治朕嘉悅之於
是聯為一册詩十二首其前一章乃朕所作後一章宏
所和之餘皆倣此庶見虞臣之忠而有皐陶之誠也夫

君以仁德為務為修臣以忠誠為盡為職實所難矣朕弗逮于德于學勉為樂道之意又夫作詩者尤為不易而朕昔承
皇考聖訓凡百為學之功無不備諭朕尚幼冲而
皇考早逝繼承
聖母教養始獲勤學仰覩我
太祖
宣宗御製詩文竊領其要及得儒學大臣輔導開發於是自為强力不以文句用成章詞以為慕樂凡所一切玩好雖以妨政殃民不無損吾心德耗吾元氣皆不如觀書圖治為實樂矣既裝且成故序其首為是㝡耳

上製御註書經三要序曰先儒論帝學者以為讀經必先尚書蓋虞夏商周聖君聖臣相與講明為治之道實於是乎在後之有志於圖治者必即是而學焉乃可以收治平之效如至圓之不能踰規至方之不能踰矩豈有舍是書而能大有為於天下者哉惟我
聖祖以天錫勇智之資戡定禍亂創造丕基上接帝王之統而又講究經史深探治道留意於帝王之學嘗以洪範一篇特出新意親為註解禹箕武所授受九疇之旨燦然復明蓋不徒歛福敷錫於當時而且欲後世子孫寶為大訓建極叙倫於萬世也朕自嗣極以來夙夜祗惧惟念

祖德繩
祖武焉是務朝罷日御經幄取典謨訓誥之文命儒臣講
其大義庶幾有得於心而達之於政以利澤乎天下而
馴致乎熙皥之隆蓋嘗反覆四代之書信矣乎渾渾灝
灝噩噩而有裨於君道也然又以為學貴知要不得其
要則雖汎觀博覽釋茫然矣得其要則約取近求心融
神會自有貫通融括之妙乃於五十八篇之中擇其尤
者得三篇焉曰皐陶謨曰伊訓曰無逸其言皆粹美而
明暢其意皆懇惻而深長遂各為註釋以衍繹禹皐陶
伊尹周公告戒其君之旨開卷之間蓋若與諸聖人都
俞唯諾而相契於數千百載之上焉夫人君為天之子
居天之位必當欽崇天道而後可以永保乎天命也知
庶官之所代典禮命討之所出皆原於天而不可曠廢
怠忽則必能知人安民而庶績之凝黎民之懷於是乎
可致矣知天之降祥降殃由於善與不善則必立愛敬
戒夙慾而山川鬼神之寧鳥獸魚鱉之若於是乎可致
矣知天命之永不永由於能勤與否則必念稼穡之艱
難畏小民之怨詈而三宗文王享國歷年之壽於是乎
可致矣朕有志於治而思勉焉爰因註釋之成而序諸
其端云

○八月乙亥

上親書大字十二以示輔臣費宏等曰法

祖安民奉
天行道福善禍淫且諭及
皇考昔年垂訓之功令日勉學之勤於是宏等疏謝言
皇上之心拳拳治道雖游戲翰墨無不在於
天道
祖德民生政務真可比隆唐虞三代矣
○嘉靖六年六月丙午朔先是
上諭內閣令翰林講官日輪一員將經書通鑑撮其有関
君德政事與修省之道者直錄其義以賛所未曉庶心
得其旨而理自通大學士楊一清等言自古經史大義
盡具宋儒真德秀所撰大學衍義一書中請修

先朝故事日令儒臣進講
上曰大學衍義可令直解条以時事以開朕學若日逐進
覽恐不得精宜五日一進不以寒暑廢庶得探索精研
不徒勞精神虛延日月一清等復請於經筵講官內與
日講官各分為兩班每逢三八日以次輪講臣等仍日
輪一員侍班至於春秋月日和煦涼爽之時經筵日講
俱照舊規惟三八日專講大學衍義
上曰講學為治之首君道當先朕虛懷以受卿等及講官
盡心講說開誠啓沃以資朕學卿一清免侍班賈詠等
日輪一員如有召論不在此例至於春秋之時不必以
三八日可於該朝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兩宮之日既免日講只於午後進講衍義庶並行而無廢
乃命侍郎温仁和桂蕚張璁詹事董玘侍讀學士徐縉
祭酒嚴嵩庶子穆孔暉諭德顧鼎臣張璧許成名洗馬
張瀚賛善謝丕更直進講是日講罷
上出御製五言詩一章自序其端以賜一清序曰大學本
孔氏之遺書大學衍義乃宋儒真氏德秀所著推衍經
義以羽翼是書其惓惓致力於此不過申明格致誠正
修齊治平之道而獻於時君欲君為堯舜治化淳厚以
奉
天安民耳惜時君悅之而不繹聽之而不能行也朕近日
欲令講官翻閱五經四書及通鑑以其關於君德治道

直觧其義以資朕所未聞內閣輔臣奏謂經書微奧通
鑑浩繁一日萬幾恐難於領會請以大學衍義進講朕
允其奏特於五月十三日始命經筵日講官輪次進講
以開朕學葢其書綱舉目張治亂興亡罔不該括朕勉
循是言為修己治人之則豈不大有裨哉嗚呼真西山
作此書於宋若今之以此書致君者非卿等其誰能乎
朕不敏匪徒知之實欲行之尚賴卿等竭誠協恭輔導
朕躬則衍義之功不在真氏而在卿等矣聽講之餘感
而賦此詩曰帝王所圖治務學當為先下作民之主上
乃承乎
天致治貴有本々端化自平人君所學者其序有後前正

心誠其意志定必不遷吾志既能定理道豈復顛身修
本心正家國治同然國治乃昭明萬邦斯協馬於変帝
尭典思齊文王篇萬化修身始朕念方拳〻於是一濤
等各次韻賡和命集為一册題曰翊學詩

○七月壬午

上諭輔臣曰朕見顧鼎臣所講洪範盡心指解辭語多長
恐温書之日有所失記可說與他着温書通解之日少
為刪去幾句從容講說勿致慌速以發明朕心使有所
得直解揭帖內可撰寫精全不可遺失庶朕得以覽閱
以求其旨義為治之助

○十月乙丑日講畢

上諭輔臣曰今日講論語又越了一篇朕知以為曾子將
死之事故不講但前日已有諭及今日又未講夫生死
人之常何可忌之如不可講也照前寫來若只忌其不
佳還當補講卿等議行又朕惟相讓之風自古大臣之
道朕日覩侍郎董玘講筵之內行立之序行禮先後俱
無遜讓之體即此觀之其心可知又每日講書時卿等
行禮皆六叩頭自今後只是一拜三叩頭退又叩頭禮
免了玘之事可諭他知俾令務禮讓以盡大臣之義

○嘉靖七年二月庚申命工部建敬一亭於翰林院鐫
御製敬一箴五箴註列置亭中仍行兩京國子監及南北
直隸十三省府州縣學一體摹刻立石其敬一箴序曰

夫敬者存其心而不忽之謂也元后敬則不失天下諸
矦敬則不失其國卿大夫敬則不失其家士庶人敬則
不失其身禹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五子之歌有
云予臨兆民如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其
推廣敬之一言可謂明矣一者純乎理而無雜之謂也
伊尹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其推廣一
之一言可謂明矣盖位為元后受
天付託承
天明命作萬方之君一言一動一政一令實理亂安危之
所繫若此心忽而不敬則此德豈能純而不雜哉故必
戰慄畏慎於
郊禋之時儼神明之鑒享發政臨民端莊戒謹惟恐拂
人情至於獨處之時思我之咎何如改之不吝思我之
德何如勉而不懈凡諸事至物來究夫至理惟敬是持
惟一是協所以盡為
天子之職庶不忝厥
祖厥親由是九族親之黎民懷之仁澤覃及於四海矣朕
以沖人纘承丕緒自諒德惟寡昧勉而行之欲盡持敬
之功以馴致乎一德其先務又在虛心寡慾驅除邪逆
信任耆德為之匡輔敷求善人布列庶位斯可行純王
之道以坐致太平雍熈之至治也朕因讀書而有得焉
述此以自勗云箴曰人有此心萬理咸具體而行之惟

德是據敬焉一焉所當先務匪一弗純匪敬弗聚元后
奉天長此萬夫發政施仁期保鴻圖敬怠純駁應驗頊
殊徵諸天人如鼓答桴朕荷
天眷為民之主德或不類以為大惧惟敬惟一執之甚固
畏天勤民不遑寧處曰敬維何怠荒必除郊則恭誠廟
嚴孝趨肅於明廷慎于閑居省躬察咎徵戒無虞曰一
維何純乎天理弗參以三弗貳以二行顧其言終如其
始靜虛無欲日新不已賢聖法言備見諸經我其究之
擇善必精左右輔弼貴於忠貞我其任之鑒别必明斯
之謂一斯之謂敬君敬既修萬邦則止天親民懷永延
厥慶光前垂後綿衍蕃盛咨爾諸侯卿與大夫以至士

庻一遵斯謨主敬協一罔敢或渝以保禄位以完其軀
古有盤銘目接心警湯敬日躋一德受命朕為斯箴歩
奉希聖庻幾湯孫底于嘉靖其五箴註一心箴茫茫堪
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
參為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
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閒抵隙為厥心病一心
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
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堪輿是指天地說無垠是無有
界限宋儒范氏浚作心箴說道茫茫然天地廣大無有
界限而人居其中便似太倉中一粒粟米天地這般大
人身這般小人與天地參為三才者非以形体而言惟

其心耳葢心為一身之主吾心克正則百体四肢莫不
聽其使令若心有一毫不正則被聲色所移物欲所攻
便動與理反豈不於人道違哉故范氏之作箴雖是常
言西山真氏特錄於大學衍義之中以献時君宋君雖
未能體察而為後世告其致意也深其用功也至是予
所嘉慕而味念之箴之作本于范氏非真西山發揚其
孰能之哉嗚呼念哉一視箴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
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
内克己復禮久而誠矣視听言動四箴者乃宋儒程氏
順之所作也程氏說人之生也其性本善後被物慾交
攻而此性始有不善視听言動四者或不能中此乃受

病之處居中而制萬事者心也心之所接必由視聽德
之不明不聰則言動皆違夫理然視若其首焉程氏說
凡人於視不無被那諸般物色所蔽惟中心安之凡視
無不明勿使外物蕩其中常使中制於外可也書云視
遠惟明卽此意也要操存之在吾心無有遠邇視之如
一辨其是非觀其善惡以吾心之正為較察然後可免
於昏亂之失矣朕惟人皆以視為明而人君所視者尤
為要焉果以此為則深為益也凡觀其邪正辨其賢否
不為奸巧之所惑庶幾忠與不肖不得並進用舍不至
於倒置矣嗚呼察之一聽箴人有秉彛本乎天性知誘物
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听

此程子言听之要説道視聽乃為出言之机一或有差
患必至矣前言視之ゝ道此言聽之ゝ道夫人之於視
或能察之然又恐聽之未善也目視之既善耳聽者須
盡善可也耳目之間視聽之際均為要焉若聽之不審
則無以知其是非故聽言之際當分別其邪正勿使甘
佞之言從入其心心既受之必為誘惑書云聽德惟聰
即此意也葢人生之于天具耳目口鼻之体口之與鼻
無所禁者惟耳目為重故以視聽為戒朕論之曰口與
鼻之無所禁乃彼知之自然也耳目之與視聽乃彼之
不能先覺者也知口之嗜味知其甘辛酸苦嘗之自能
別也鼻之臭物知其好惡臭之自能擇也目之於色則
愛其艷麗耳之於聲則愛其音律殊不知艷麗音律皆
人為之也所以反受其害口鼻之覺故賢之於耳目也
故程氏箴云卓彼先覺知止有定謂既能卓然先覺則
自有定向而人君之聽尤當審辨之也書云無稽之言
勿聽又云庶頑讒説震驚朕師此皆聽德之要也人君
於聽納之閒當辨其忠讒而已忠言逆耳近於違我讒
言可信近於遜我不能審擇其患豈淺ゝ矣但使吾心
泰定不為諂佞之徒以惑則所納者未必不可所屏者
未必不當惟吾心審斷之而已嗚呼審之一言箴人心
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内斯静專矧是樞机興戎出
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

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樞机者譬户之軸弩之牙也戎是兵戎好是喜好程子之意說凡人所言必謹其妄出輕發如弩之發矢度而思之務求其中焉言易則至於狂誕言煩不免於支離非聖賢之法言不敢道之於口所以告來世之君子也朕因而論之曰凡人所言必求其合諸道理準諸經傳然後可以為言也夫言以文身也書云惟口起羞大學云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孝經云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斯之謂也人之於言必加謹焉而人君之言猶當謹之先儒云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人君之發號施令皆言也令出之善則四海從焉一或不善則四海違焉故凡出

一言發一令皆當合於天理之公因諸人情之所向背若或徒用己之聰明恃　尊大肆意信口不論事理之得失民情之好惡小則遺當時之患大則致千百年之禍可不戒畏之哉程氏之作箴其用心也至矣嗚呼謹之一動箴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励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哲人是明哲之人志士是有德行之士誠是念之實守是行之篤理即天理欲即人慾程子說凡人所動作便不可輕舉妄動當審事之可否之如何天理人欲之所在思其事之巨細為其所當為然後動與道合無有墜失狂躁之病戰兢惕励如此者惟哲人乃能之君

子可不謹之哉朕因而論曰凡人所動為當求合于道理察其當為與所不當為精別而行之可也而人君之所動為尤重焉葢君者以一身為宰萬事不可違已之欲與夫聽信諛佞輕舉妄動或恃中國之强而好征伐或盤遊無度而殘虐百姓凡此類者不可枚擧姑託其大者言之一擧動之間上違

天意下拂民心而敗亡之禍隨之是可不畏慎也哉程氏之作箴其用心也至矣嗚呼畏之斯四箴者作之在於程頤以斯四箴而致其君者乃吾輔臣張璁也頤之作箴其見道之如此而動於禮合宜朕未之宜君子必如矣夫今璁以此言而告朕與夫昔議禮之持正可謂允蹈之哉朕罔聞於學特因是而註釋其義于以嘉璁之忠愛于以示君子之人嗚呼箴之功宜不在程氏而在于璁也哉用錄此于末云耳

○閏十月戊子

上諭大學士張璁等曰朕惟今已寒月例暫免經筵日講但朕以洪範未終其篇故未循例暫免又恐卿等侍朝侍講時久而心有勿安或有謂朕曰為學貴有終始亦在乎篤行不在其急迫與徒知也斯實至說但恐中絶而不能貫通今欲暫停經筵日講待終其篇而暫止卿璁等不為例日輪一人侍班一人侍講〻官該日進講并昻臣亦不為例暫免入朝叅正入講殿進講庶得以

從容進講不得使氣促講而朕亦安聽講解或得於領
會矣璁等疏辭
上復諭曰茲覽卿等所奏昨日朕調講學事宜謂除昂臣
等欽遵外卿二人仍如故得以心安者朕惟欲心安當
先安君可也如此不過徒以自安耳斯不為定例計日
可終宜承朕命
○丁酉
御製十六字箴曰卓爾之見一貫之唯學聖君子勗哉勿
僞出示輔臣刑部尚書胡世寧因推廣
上意為疏觧上之
上嘉納焉

○嘉靖八年十二月己丑
上諭輔臣曰朕昨思周書金縢篇未聞講想因武王得疾
為不佳亦通篇止說此意之始末又不可使缺其觧着
講官補撰成錄来又尚書中所亡之篇今果存否朕欲
聞之
○嘉靖九年三月甲寅
上諭大學士張璁曰朕近以新刻真德秀所着大學衍義
卷之首記之曰格致誠正之方修齊治平之道用以識
是書所以教人之方茲特以賜卿〻於輔賛政机之暇
時為翻閱當以是書及二典三謨之言朝夕陳之璁疏
謝因勸

上力行絜矩之道以孟子所言急先務急親賢二語為法
上曰閲卿疏朕當勉之
○十二月丁丑
上以文華殿東室奉浮圖像不經撤去之改設先聖先師
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神位先聖先
師伏羲等九龕南向周孔二龕東西向
上自為祭文行奉安神位禮并令輔臣張璁等及講官徐
縉等入拜禮畢
上御殿西室宣璁等諭曰朕奉先聖先師神位于此庶有
所起敬起慕以為進修之地朕不聰賴先聖先師啓佑
予寘匕之中然啓沃交修之力實望于卿等罔朕棄璁

等對曰
皇上景仰哲王以圖治化臣等敢不敬承下風各賜茶叩
頭而退
上乃告于
奉先
崇先二殿勅諭璁曰朕以奉安聖師告于
祖考禮成朕惟
祖考聖師豈無以加教于朕者須卿等言茲可遍示萼鑾
時縉鼎臣誥孔暉言潮人各以經書大旨一章既講解
之尤要啓沃之實交修之誠切于身心政事風俗民情
為目前緊要者來陳勿相通謀人各自獻其誠庶不負

朕所望焉

○嘉靖十二年八月甲寅

御製作字詩示輔臣曰閑提月管試新毫飽醮烏香滅碧醪只是心正教筆正莫用研思起妄勞次日復賦詩曰摹臨一紙恐非真書再三篇未費神大哉虞訓深吾契為教嗣是重臣鄰命大學士張孚敬等俱和之

○嘉靖十三年十一月丙辰

上諭輔臣張孚敬李時曰茲文華殿新但九五齋書軸未成精一堂額未懸朕惟此冠裳所在欲更定其名今日卿等可與禮官徃視東室繪敬一二字及誠意正心四字西取漢文帝止輦受諫唐太宗納魏徵十思疏為圖

○嘉靖十五年七月庚辰禮部覆湖廣道御史徐九皐奏請博採歷代遺書及皇明名儒著述儲之中秘因請

上于萬幾之暇召見講讀侍從諸臣諮論經史

上曰書籍充棟學者莫知所用心亦虛名耳苟以經書所載者躬修力踐致治有餘何以多為且此心不恭以正即召見無益也其已之

世宗肅皇帝寶訓卷之三 終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